

诺贝尔文学奖大系

—— 1915 年 ——

约翰·克利斯朵夫 (四)

〔法国〕罗曼·罗兰◎著

刘合文 郑明生◎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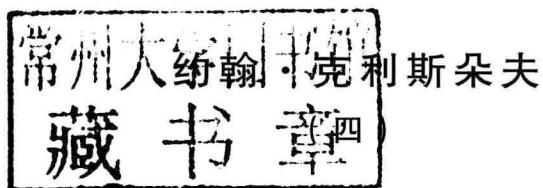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法国〕 罗曼·罗兰◎著

刘合文 郑明生◎译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翰·克利斯朵夫：全4册 / (法) 罗曼·罗兰著；刘合文，郑明生译.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7

(诺贝尔文学奖大系)

ISBN 978-7-5682-0453-8

I. ①约… II. ①罗… ②刘… ③郑…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2229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 张 / 55

字 数 / 1140千字

责任编辑 / 刘永兵

版 次 /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孟祥敬

定 价 / 128.00元

责任印制 / 李志强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本社负责调换

卷九 荆棘在燃烧

第一部

神情安定。一点风都没有。仿佛时间都停止了……

克利斯朵夫悠闲安逸，心里充满了和平。他为自己得到了和平而得意，又暗自有些懊恼，感觉这种静默有些奇怪。情欲好像沉睡了，他总以为它们再也不会醒了。

他那股马上就要爆发的巨大的力突然没有了方向，只好无所事事，进入蒙眬的半睡状态。其实是内心有些空虚，那种“看破一切”的怅惘感觉，或许是一种不懂得把握幸福的遗憾。他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无须有多大的争斗了，甚至在工作上也不会有很大的困难。他到达一个阶段的终点了，曾经的努力都有了结果；要汲取前人早开发的水源原来很容易；当他的旧日之作才被那些天然落后的人们发现而大加赞赏时，他自己却早已把它们抛到了脑后，也不清楚自己能不能再向前进。他每次都能从创作中感觉到相同的愉悦。在他生命中的这一个阶段，艺术只是被他演奏得很巧妙的一件乐器罢了。他满心羞愧地认为自己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视艺术为游戏的人了。

易卜生讲过：“在艺术中必须坚守不能丢失的，不只有天生禀赋，还有使人生充实且丰富的激情与苦痛。否则你就无法创造，充其量也不过是写些书罢了。”

克利斯朵夫现在就是在写书。那可不是他所喜欢的。书虽然写得还算美，可他还是宁愿它们少一些所谓的美而多一些生气。就像一个处在休息期的运动家，他会不知道怎么去运用自己的筋骨，就好像一头野兽一样，不停地无聊地打着哈欠，想象着以后的日子都是相安无事的，这样他才能够心无旁骛地工作。因为他有着日耳曼人的乐观情绪，所以他总是相信所有一切安排得都很好，结果也就那么回事。他暗暗地庆幸自己能够主宰自己，从而逃脱了劫难，而这些成绩是不能被忽略的……啊！一个人终于做了自己的主宰，坚守了真实的自己……他以为自己到达了彼岸。

他的两位朋友并不在一起住。雅葛丽纳出走之后，克利斯朵夫觉得奥里维也许会搬回到他的家里来。不过奥里维没有这样做。虽然他想要走近克利斯朵夫，但他们却不可能再过原来的生活了。与雅葛丽纳几年的同居，使他感觉到再让另外一个人走进他自己的私人空间真是有些受不了，那简直是一种侵犯——即便是这另外一个人会比雅葛丽纳更爱他，而比起雅葛丽纳他自己也更爱这另外一个人——那绝对是没什么可说的。

克利斯朵夫很是不明白，总是想到这个事情，又很惊异，又很伤心，还很气恼……之后，他被自己的本能唤醒了，这本能远比智慧高明得多，于是他就不再作声了，也认同了奥里维的做法。

只是他们仍然天天见面，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频繁。可能他们在谈话中并不交流最亲密的思想，其实也没这个必要。因为精神

的沟通是不需要言语的，只要两颗心里都充满着爱就可以了。

他们两个人几乎很少说话，一个陶醉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一个沉浸在自己对过往的回忆中。虽然奥里维并没有努力去做什么，但是他的苦恼还是逐渐地减轻了，而他反倒会把苦恼当作乐事：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苦恼竟然成了他生命的唯一意义。虽然他很爱他的孩子，一个只会哭哭啼啼的小娃娃又能在他的生活里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呢？在这个世界上，有的男人对儿子的感情总是不可能超越对爱人的感情。我们其实应该对这样的情形习以为常。人的天性并不总是统一的，用相同的感情规律去衡量不同的人荒谬的。当然，谁也没权利要求一个人为了感情而去牺牲责任。但我们也得承认一个人很可能是尽了责但却感觉不到幸福。奥里维身上最爱孩子的那一点，还是来自给这孩子血肉的母亲。

直到此时，他是不怎么关心别人的疾苦的。他只是一个与这个世界相隔离的知识分子。不过他的这种与世隔绝并不是自私，而是因为爱梦想所形成的一种病态的习惯。雅葛丽纳更扩大了他四周的空虚氛围，因为她的爱情使得奥里维和别人之间有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现在虽然爱情没了，可鸿沟却仍然存在。而且他的贵族气质也让他从幼年起，身体和精神就极其敏感，虽然他的心很柔和，只是他的人还是远离大众的。他厌恶这些人的思想和气息。——不过自从他亲眼看到了一件平凡的小事后，思想就发生了变化。

他在离克利斯朵夫和赛西尔住处很近的蒙罗区的高岗上租了一个很简朴的寓所。那是一个平民区，住在那里的人们大都是靠一点点存款生活的人、雇员以及工人的家庭。如果是在别的时候，他一定会对这个与他完全不对味的环境感到痛苦；可这时他却一点也不

介意，因为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哪儿，他都只是个外人。他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邻居们都是些什么人。下班回来——他在一家出版公司里工作——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回忆过去，出去的话也只是为了看望孩子和克利斯朵夫。他的这个住所不能称作家，只是一间被过去的形象填满了的黑色屋子，而屋子越黑暗空洞，过去的形象就越显得清晰。他基本不注意在楼梯上遇到的那些人。只是不知不觉有些人的面貌已经印入了他的心里。有的人对于事物总是后知后觉的。到那时就什么都漏不掉了，任何的细微末节都像是用刀子刻下来的一样。奥里维就是如此：他的心里到处是活人的影子，只要一激动，这些个影子就浮现出来，虽然跟它们素昧平生，但奥里维竟然都能认出它们；有时他会用手去抓……只是它们早已经飞走了……

一天他出去的时候，看到一堆人在屋子前面围着女门房叽叽呱呱地说着什么。他向来是不爱管闲事的，就在他马上要一声不吭地走过去的时候，那个想多找一个听众的看门女人拦住了他，问他知不知道可怜的罗赛一家出事了。奥里维一点不清楚那些“可怜的罗赛”是谁，只是漫不经心地有礼貌地听着。他像其他人一样一面听着女门房不厌其烦的唠叨，一面抬起头来望着墙壁，直到他得知屋子里的一个工人家庭，夫妇俩和五个孩子一家七口一起自杀了。在女门房说话的时候，他好像想起那些人他是见过的，询问了几句……是的，是他们：男的——他经常能听到他在楼梯上呼哩呼噜的喘气声——是个做面包的师傅，脸色苍白，他的血都快被炉灶里的热气吸干了，腮帮子陷了下去，老是刮不好胡子；初冬他得了肺炎，没完全好就去工作了，变成了痼疾；三个星期了，他一点儿力气也没有，还失业在家。女的总是大着肚子，身体被关节炎搞垮了，还得一边

忙着家里的事，一边往外边跑，向救济机关求那些永远都姗姗来迟的微薄的资助。在这期间，孩子一个个生下来了：十一岁的，七岁的，三岁的，中间还有两个夭折了，最后在上个月又有一对双生儿呱呱坠地，真是会挑时候啊！一个邻居女人说：

“他们出生的当天，五个孩子里最大的十一岁的小姑娘于斯丁纳，——真是个可怜的丫头啊！——哭喊着，她怎么能吃得住同时抱一对双生兄弟呢……”

奥里维听了，那个小姑娘的模样立刻浮现在了他的脑海：额角宽大，头发往后梳着一点光泽都没有，长得很高的一双灰色眼睛总是闪烁着惊惶不定。大家看到她时，要么就是捧着吃的东西，要么就是抱着小妹妹，有时手里还拉着一个七岁的兄弟——是个很娇弱的孩子，面貌很精巧，只是一双眼睛已经瞎了。奥里维在楼上遇到她时，经常是漫不经心地有礼貌地说道：“对不起，小姐。”

她则一声不吭，只是直挺挺地走过去，也不躲闪一下，不过对于奥里维的虚礼还是暗自高兴的。前天傍晚六点钟的时候，他下楼看到她最后一次：提着一桶炭上楼，那东西很重的，但对于一般贫苦的孩子来说，那是非常普通的事。奥里维像往常一样打了一声招呼，却没看她一眼。他朝下走了几级台阶，无意间抬起头，看到她伸着那张抽搐着的小脸，靠在栏杆上，看他下楼，后来她就转身上楼了。那么她自己清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上哪儿去呢？奥里维觉得她能够预感到。他想着这个可怜的孩子在手里提着炭其实就像是在提着死亡，而死亡对她而言便是解脱。对于这些可怜的孩子而言，不再活着就是不再受苦！想到这里，他再也没有办法去散步了，就回到房间。可是明明知道那些死者离自己那么近，就只隔着几堵墙，而自己生

活在这样的惨事旁边，还怎么能平平静静地待在家里呢？

所以他去找克利斯朵夫，心里很难过，觉得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正承受着千百倍于自己的可以拯救的苦难，而他自己却为了失恋而整天地自怨自怜，难道不是很没有心肝吗？当时他很激动，其他人也受到了感染。克利斯朵夫也因此大为心动。他听着奥里维的讲述，就把才刚写好的一页乐谱给撕了，觉得自己搞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只是完完全全的音乐作品而已，而且他认为，即使这世界上减少了一件艺术品也并不能够增加一个快乐的人。贫困交加的悲剧于他而言是很普通的事，他从小就习惯走在这种深渊的边上而努力地不让自己掉下去。对于自杀，他的态度是严厉的，因为当时他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是怎么也想象不到一个人会因为某一种痛苦而放弃生活斗争的。痛苦和战斗，这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整个宇宙就是由这些构成的啊！

奥里维也同样有过类似的磨难，只是他从来就不逆来顺受，不管为自己还是为别人都是这样。他向来痛恨贫穷，因为他心爱的安多纳德就是被贫穷折磨死的。娶了雅葛丽纳后，财富和爱情已经把他的志气消磨殆尽，他急切地想要忘掉那些在悲惨时代的记忆，想要赶快忘记跟姐姐两个人每天都得面对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事。现在没有了爱情，这些影像就再次浮现出来了。他不仅没有逃避痛苦，反而去找它了。那自然是无须走多少路就能找到的。在他当时看来，社会上痛苦比比皆是。整个社会就是一所医院：到处都是伤痕累累、遍地腐烂的折磨，悲惨泛滥、蹂躏心灵的酷刑！孩子得不到温情的抚慰，女儿看不到未来的道路，妇女总是遭受欺凌，男子们在友谊、爱情和信仰中失望，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被人生摧残的可怜虫！而贫

穷与疾病还不是最悲惨的，最悲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残忍。奥里维才刚揭开了这人间地狱的盖子，他的耳鼓就已经被那些受着压迫的人的呼号震动了。这些呼号有受人剥削的无产阶级，还有被人戕害的民族、被惨杀的亚美尼亚、被桎梏的芬兰，还有支离破碎的波兰、为道殉难的俄罗斯、被欧洲的群狼争相抢夺的非洲，所有这一切的受难者。想到这些奥里维都快喘不过气来了，他们的哀号飘荡在空气的每一处，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还能去分神想别的事。他一直不停地和克利斯朵夫说。克利斯朵夫的心都被扰乱了，没好气地说：“不要烦我了，我要工作！”可他还是没有办法平静下来，就有些气恼，诅咒着：“该死！我的一天整个给糟蹋了！你可真是有进步啊，嗯？”奥里维就马上道歉。

“孩子，”克利斯朵夫说，“你别总是看着窟窿。你还是要继续活着的。”

“可那些掉在窟窿里的人需要我们拯救呀。”

“是的。但是我们怎么救呢？难道要我们也跟着跳下去？你现在好像就是在用这个办法。你有一种只能看到人生中可悲的事的倾向，当然，这种悲观主义的倾向是慈悲的，但却让人泄气。你要想让别人快活，首先你自己得快活！”

“快活！在看到了这么多悲惨的事情之后，怎么可能有这种心情呢？只有尽力地去减少别人的苦难，你才会真正地快活。”

“对。但胡乱打杀一通是不是就能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了呢？这样只是多了一个不中用的兵而已，对事情是不会有任何帮助的。我可以用我的艺术去抚慰鼓励他们，给予他们力量和快乐。你明不明白，一首优美的歌曲会使多少在苦难中挣扎的可怜虫得到支持？现在所

能做的就是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你们这些法国人，都是些好心的糊涂虫，只是争抢着为所有的不平叫屈，无论是为西班牙还是为俄罗斯，根本就还没弄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可还觉得你们这样的脾性不错。但你们觉得只要这样就可能把事情变好吗？你们一哄而上地把自己加入到旋涡之中，结果只会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看看，虽然你们艺术家总是自以为在参与着全世界的所有运动，但是你们的艺术却是前所未有的黯淡。令人惊奇的是，竟然有那么多晚起的小有名气和坏蛋自称为救世的圣徒！嘿，难道他们就不能少给群众灌些坏酒吗？——而我的责任，最重要的就是努力做好我自己的事，创作一种健全的音乐给你们，帮助你们恢复新鲜的血液，让你们的心灵感受到阳光的普照。”

如果想要把阳光播撒到别人的心里，首先自己的心里得有阳光。可奥里维总感觉自己就缺少这些。就像当今其他优秀的人一般，他无法独自将自己的力量发挥出来，而只有跟别人联合起来才可以做到。可他不知道他能跟谁联合。虽然思想是可以自由奔放的，但心却是虔诚的，他不被所有的政治党派和宗教党派所接受。这些人胸襟狭小，所以不能相互包容，只是在互相排挤，一旦权力到手，他们就又会加以滥用。因此吸引奥里维的只有那些被压迫的人们。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和克利斯朵夫是有共识的，他们都认为在反抗远距离的不平之前，得先去反抗近距离的不平，反抗那些就在我们身边而且还是多少需要我们负责任的。那些通过攻击别人的罪恶来忘却自己所犯罪恶的人简直是太多了。

所以他想先从帮助穷人开始。因为亚诺太太参加了一个慈善组织，就推荐奥里维入了会。一入会他就碰到好几件不如意的事：他

发现他所负责照顾的穷人其实并不都那么值得关爱，或者是说他的努力并没有得到他们好的回应，他们防备着他，对他充满了抗拒，而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自己也很难仅从单纯的慈善事业上得到满足。在灾祸横行的祖国大地上，显然这样做所能灌溉到的地方简直是太小了！它的行动好像总是七零八落的、零星的，它基本没什么计划可言，只是发现了什么伤口就赶快包扎一下。就现实而言，它的目标太小了，行动又总是太匆忙，根本不能切中要害根除病源。而奥里维最不愿放过的工作正是寻找苦难的根源所在。

他着手研究社会的灾难。在这一点上，他是不缺向导的。当时上流社会谈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社会问题。不管是在交际场合，还是在小说或剧本里，大家都在谈论着。几乎每个人都自认为很熟悉这个问题，而更有一些青年为此耗费掉了他们最精华的力量。

每一代人都有一个让他们去追随的美好理想。即便是青年中最自私的一批人也洋溢着一股生命力，他们元气充沛，不想毫无建树；他们要想方设法地把这些活力消耗在一件事情上，或者是——更谨慎点说——消耗在一项理论上。要么研究航空，要么闹革命，要么做肌肉运动，要么做思维活动。人在年轻时总会需要有个幻象，感觉好像自己参与着什么人类最伟大的活动，在做着革新世界的事情。他的所有感官会伴随着宇宙中任何的气息而躁动，感觉是如此自由，如此轻松！没有家室的拖累，他好像什么都没有，无所畏惧。也正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就特别能够慷慨地舍弃一切。要是敢爱、敢恨，以为空想一阵，呐喊上几句，就是改造了世界；青年人就和那些伺机而动的狗一样，经常是稍有点动静就不停地狂吠。只要世界上任何地方出了一桩与正义相违背的事情，他们就发起疯来……

在空旷的森林中，晚上到处都有狗叫。从这个农庄到那个农庄，此起彼伏。夜里的一切都在骚动着。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想好好睡觉是困难的！连空中的风也会带来那么多的与正义相违背的声音回响！而违背正义的事又总是没完没了的；你很可能为了改变一桩不义，而做出了其他的不义。那么不义又是什么，暴行又指的是什么呢？有的认为是无耻的和平、破败的国家，有的认为是战争。这个说是旧制度的被捣毁、国君的被罢黜，那个说是教会的被掠夺，还有一个说是未来的被桎梏、自由的被威胁。就平民而言，不平等就是不义，而对于上层阶级的人来说，不义却又是平等。有那么多种类的不义，每个时代都要从中特别选一个，既要选一个用来攻击，还要选一个用来庇护。

那个时候社会的不公是被人们竭力攻击的，——而与此同时却又在毫无知觉地筹划着新的不公。

当然，随着工人阶级的数量和力量与日俱增，他们逐渐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而社会的不公也因此显得特别令人无法忍受，备受注目。只是虽然工人阶级的政治家和宣传者努力地布道，工人阶级现在的状况没有变得更糟糕，跟以前相比反而有所改善；但这并不是因为现代的工人们更苦才产生了今非昔比的变化，而是因为他们更有力量了。这种力量是在资本家施加的压力下产生的，它的产生是经济和工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要求。因为经济和工业的发展使劳动者联合起来，使他们变成了一支可以团结作战的队伍，劳动者因为工业的机械化而掌握了武器，这就使得每个工头都成为光、电、力的主导者。近来在一些领袖想要组织的这些原动力中间，涌起了一股如烈焰燃烧般的热度和数不清的电浪，在整个社会蔓延。

平民问题震动了有头脑的中产阶级，绝不是——虽然他们自己以为是——因为这个问题与正义相关，也不是因为有新奇的概念和力量，而是因为它有生命力。

就平民问题所涉及的正义而言，社会上成千上万的正义被践踏了，可也不曾见谁为之动心。就观念而言，它只是些支离破碎的道理，东拼西凑而成的，是为了一个阶级量身剪裁过的，而这是以牺牲别的阶级为代价的不过是所有荒谬“原则”中的一种“原则”——比如说君权至高无上、教皇永无失误、无产阶级统治、选举普及、人类平等，等等——如果你单看它们的理由而不去观照鼓动这些原则的力量，那结果还不是一样荒谬？但这和它们的平庸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任何能征服人心的思想靠的都不是它本身，而是靠它所具有的力量；靠的不是思想的内容，而是在历史某个时期放射出来的那道生命的光辉。如同一股沁人心脾的芳香，连感官最迟钝的部位也可以感受到它带来的刺激。就思想本身而言，再崇高也几乎不会有什么作用的；而直到一天，思想依靠吸收了它的人的价值——并不是依靠它自己的价值——依靠着他们灌输给它的血液而有了传染性，这个时候，那好像枯萎了的植物，奚里谷的玫瑰^①，才会猛然间开花长大，并散发出浓郁的香气而溢满整个空间。那些打着鲜明的旗号，领导工人阶级突破布尔乔亚堡垒的思想，本来就是布尔乔亚梦想家的想象。只要那些思想一直停留在书本上，它就是死的，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像木乃伊一样被放在玻璃柜中，根本没人瞧一眼的。如果有朝一日群众掌握了它，那思想就会成为群众的一个部分，并因为感染到了他们的狂热而发生很大的变化，从此有了生机；抽象的理由中也被注入了如痴如醉的幻象，

① 奚里谷玫瑰产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不开花就凋谢，如移植到湿地，就可以再生。

好似穆罕默德建国时期刮起的劲风。狂热逐渐蔓延，所有人都被感染了，可却不知道那劲风从何而来，如何而来。这种精神在持续地传播着，而且无论是谁，思想狭窄的也好，顶尖出色的也罢，每个人都在无意之中成为布道的使者。

这种精神传播的现象存在于任一国家的任一时期，即便是等级森严、特权阶级竭力撑持的贵族国家也一样。但在统治阶级与群众之间无樊篱可跨越的民主国家，这种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顶尖人物随即被传染了。尽管他们聪明、骄傲，却无法摆脱这种影响，他们过于高估了自己。智慧犹如被人间波涛淹没了的岛屿，要等退潮的时候，才能重新显现。人们钦佩法国贵族在八月四日夜里放弃特权的举动，^①事实上他们别无选择。我们想象得出，他们中肯定会有些人私下里自问：“哎呀，我这是在干什么啊？难道是醉了……”好一个醉字！那酒真是妙不可言，酿酒的葡萄也是极品！只可惜这些被酿成美酒使老法兰西的特权贵族大醉的葡萄却并非是他们自己栽种的。酒已酿好，只等人来喝。就是那些不用沾唇而只闻一闻就能让人头晕眼花的酒，你肯定一喝就醉。这就是大革命的佳酿！一七八九年酿的酒，如今在人们的酒库中也仅剩几瓶了，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会记得这些酒是曾经怎样让他们的祖先酩酊大醉的。

而令奥里维那一代的布尔乔亚青年头脑发热的，是一种同样猛烈但更为苦涩的酒。他们把自己的阶级作为贡品奉献给新的主宰，无名的主宰——平民。

诚然，并非每个人都同样虔诚。很多人鄙薄自己的阶级，为的

^①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八月四日夜，若干贵族在国民议会中宣布放弃特权。

是借此出人头地。还有许多人则是把这种运动当作是一种精神上的消遣、言辞上的训练，完全不当回事。一个人心中有所信仰，并为之而奋斗，或者即将奋斗，起码有一定的可能性，这的确是件愉快的事；即使是冒些危险也无所谓，相反却会有种游戏般的刺激感。

假如动机天真而没有掺杂任何利益算计的话，这种思想确是单纯。但一批更为有城府的运动领袖信心十足地走上台，他们像北欧的海盗一般借平民运动来获取职权。他们在涨潮时把船只驶入内地，打算驶进上流的大三角洲，待退潮时已占领了掠夺来的城市。港口是有限围的，潮水是难以捉摸的，非得有巧妙的本事才行。但是一批精于此道的海盗已在两三代愚民政治中养成了。他们骄横地冲进去，瞧都不瞧一眼一路上覆没的船只。

这种恶棍存在于每个党派，但却不能归罪于任何一个党派。然而一些真诚且坚定的人，对那些冒险家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并因此对自己的阶级感到绝望。就如熟悉普通的富裕而博学的青年布尔乔亚的奥里维，都感到了布尔乔亚的落后与无用。他非常怜悯他们。最初，他们相信培养人才可能使平民获得新生的希望，就创建了许多平民大学，耗时又费钱，最终那些尝试完全失败。当初过多的希望使得现在的失望也很大。他们的号召并未得到民众的响应，有的人竟会避之唯恐不及。即使是响应的人，他们也是误解了所有的意图，只是沾染了布尔乔亚的一些不良习气；而且还有些阴谋分子混进过布尔乔亚使徒的队伍，毁坏了他们的信用，一箭双雕，同时利用了平民和中产阶级。所以，一般实心人便认为布尔乔亚没有前途了，它只能腐化民众，民众应当奋勇挣脱它而独立去探寻。所以，中产阶级仅成了一个运动的发起者而非参与者，结果反而还成为运动中被反对的对象。有的人还